

民警的心

王 愷 等著

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爱民故事集

民 警 的 心

王 愷 等 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一九五九·广州

民 警 的 心

王 愷 等 著

广 州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
(广州市永漢北路 230 号)

广州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穗版字第 2 号

清華印刷廠印刷 • 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

开本 787×1092 耗 印張 1 1/8 字數 23,000

1959 年 7 月第 1 版 195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-2,100 定價：(6) 一角一分

目 录

母子情深.....	王 愷 (1)
拾回来的生命.....	黃偉經 (9)
祖国的關懷.....	麦威、程文端 (14)
民警的心.....	王 愷 (19)
女民警林鳳好.....	羅錦荣 (23)
一心为羣众办好事的羅乃发.....	胡金培 (26)
警民一家亲.....	譚卫中 (30)

母子情深

王 愷

春节快到了，到处是一片准备过节的欢乐景象。街头巷尾，孩子们跳跳蹦蹦，特别高兴。

这时候，却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，在车站附近徘徊。孩子面色忧郁，脸上彷彿蒙上一层灰霜；无神的双眼凝视着远处，似乎在他小小的心灵里，有着压的他抬不起头来的什么心事。他衣着不整，好像很久没洗过了，这边一块污渍，那边一个斑点；脚上的胶鞋散了鞋带，在地上拖来拖去。他默默的走过来，又走过去，不时停下来，依着街树，不晓得在沉思一些什么。

他已经在这附近徘徊了两个整天了。

他是谁家的孩子？为了什么在街头流浪？

这孩子引起了汽车站工友们的注意，大家都关切地询问他；可这孩子也怪，任你问上千百句，他就是不说话。工友们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孩子带到德政南派出所，摆明了情况，然后把孩子交给民警黄辉荣同志。

孩子蜷缩在屋角里，默不作声的凝视着前面的一些什么；彷彿他和人们之间，隔着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似的。

“好！”黄辉荣望了望孩子，立刻决定把这责任承担下来。工人们放心的退出去之后，黄辉荣斟了杯茶给孩子：

“吃饭了没有？肚饿么？”

“……”孩子倔強地不肯回答。

“肚餓你就說吧，我給你找点吃的東西。”

“……”孩子仍然不說話；用那失去了神彩的大眼珠，向他望了望，搖搖頭。

黃輝榮從他的眼睛里看見了一点泪光。

“老黃，”這時，有人走來問他。“今天你休假还不回家去？”

“我不休假了，請你代我照看着这孩子，我出去一下就来。”

不一會兒，他弄了茶水回来，熱心的勸孩子喝。孩子不再拒絕了，大口大口的喝着，一面感激地望望黃輝榮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黃輝榮問他。

“阿才……”孩子終於說話了。孩子覺得自己面前這位警察叔叔，是真心誠意的在關心自己的人，便斷斷續續的講出了他的不幸的遭遇……

原來阿才出生在一个貧困而又多子女的家庭。在解放前



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他的父母为了一大家人的生活，不得不在捱尽各种折磨之后，忍痛把最小的嬰兒——阿才——以两斗米的代价卖给了别人。十多年来，在养父母家里，阿才常常遭到打骂；幼小的心灵，从离开亲生父母那一天，就再也受不到慈祥的抚爱了。没有阳光，没有温暖，生活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冷冰冰的。孩子的心深深地受了伤害，使他变得孤僻、自卑而又倔强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孩子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明白：为什么人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疼爱，而自己却没有？为什么自己不能快快活活的生活？是什么原因使自己在养父母家里受虐待、受歧视？……他痛苦，他哭，夜里用被子蒙着头，想着想着就流下伤心的热泪；但又不敢大声哭出来，怕受到斥骂，只好把泪水嚥到肚里去，轻声的哽咽。孩子由痛苦而憎恨，但他不知道应该恨谁才对。他想来想去，只有恨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他想：“要不是他们把我卖掉，我怎会过这种难受的日子？他们不爱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也不爱他们，不承认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！”

啊！孩子那里知道，就在他的怨恨一天天加深的时候，他的亲生母亲却在日夜苦思着他，暗暗地关怀着他。她现在是中区储蓄所的职员，解放以后，生活安定了，一家大小都不愁衣食了。但她心里却始终坠着一块沉重的铅——她觉得对不起阿才。她好几次想去把孩子领回来，但又怕搞坏了同孩子的养父母的关系，使孩子更加受苦。一想，心就冷了半截，再也鼓不起勇气了。虽然她日夕挂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但却不敢去见儿子的养父母一面，也不敢去见儿子一面。

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把母子俩拆开了！

有一次，当她知道阿才上学没有早点吃，并且学业成绩

很差时，她再也压抑不住了，便写了一封信給学校，請学校轉給阿才。她在信中詳細的敘述了当年卖掉他的前因后果，表露了多年来思念他的心情，并且向他提出，如果沒有早点吃，可以回媽媽家里来吃；功課成績不好，可以回来找哥哥們帮助溫习。可是啊，阿才这孩子的心被怨恨的情緒蒙上了一层黑紗，他不懂得母亲心里的苦楚，回信把母亲罵了一頓。当母亲泪眼模糊的讀到孩子說他宁肯不吃早点也不回来，宁肯功課不好也不找哥哥补課的时候，她一头倒在床上，悲哀把她整个的淹沒了。

可是，母亲毕竟是母亲。当她后来知道阿才失了学，她又百般設法，托人介紹他到賽英光学仪器厂去做学徒。她望孩子走上正路，不愿孩子在街头流浪。可这个无知的孩子，又一次辜負了母亲的关怀，干不了多久，便离开工厂，到街头流浪去了。但是这次他思想上有些矛盾：他不敢回去見养父，怕受到无情的打罵；又不愿去見自己亲生的媽媽，隱隱地感到自己的行为有点对不起她。但要原諒媽媽从前把他卖掉的事，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肯的！紛乱的情緒，占滿了他小小的心灵。他一边在街头徘徊，一边想：媽媽愛我嗎？她忍心把我卖給人家就是不愛；說不愛吧，她現在又……

唉，这問題叫这才十四岁的孩子怎么想的明白啊！

当黃輝荣启开了这个孩子的心扉，了解了孩子的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他的心中浮起了一种要使这母子团聚的強烈的願望。可是孩子心上的結，却是不容易解开的啊！如果孩子亲生的母亲都不能解开这个結，那么他又怎么能夠呢？但是，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的責任感和对于人民的愛驅使着他、鼓勵着他，使他毅然担負起这个困难的任务。他想了又想，覺得只有事实才是对孩子最生动的教育，于是决定先把孩子帶回

他养父母家里去。

阿才的养父出身是地主，他对这个买来的孩子没有真正的感情。当他看见黄辉荣把阿才带回来的时候，立刻板起铁青的脸，冷笑两声道：

“啊，啊，滚来滚去，还是滚回来了啊？”

养父的话象荆棘一般的刺痛着这孩子。黄辉荣忍耐着，详细说明了孩子在街头流浪的情况，要求他把孩子收留下来，好好教育，使孩子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人。

“啊呀，同志，你可不知道呢。”孩子的养父叫了起来。“叫他别回我家来了！我白养了他这么大，钱花了不少，饭吃了不少，真是翻猪肚就是屎！你们看，他还象个人吗？同志，还是你们把他送去劳动教养吧，我可不能再养他了！”

孩子一听这话，嚇的躲在黄辉荣的身后，眼泪簌簌的往外流。

“劳动教养是不够条件的，”黄同志仍然耐心地說，“你看，孩子才十四岁，多可憐！做父母的有责任好好教育犯了錯誤的孩子。再說，这孩子犯的錯誤，大人的责任恐怕更多一点。打一頓罵一場或是把孩子推出去不管，都不是好办法，只会使孩子自暴自棄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呃，同志，照我看，劳动教养他很够条件，你们不送去，我也不能再收留他了！”

一股憤怒的感情忽地湧上黄辉荣的心头，他真想把这个没有感情的凉血动物狠狠地罵一頓，但一想到孩子的处境，为了孩子，他只好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憤怒，依旧耐心地向他解釋。

“請为孩子多設想一下吧，孩子是无辜的。我們大人，

对孩子可要負責任呀……”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忽然門鈴噹噹响，进来一位邮遞員，把一封信遞給孩子的养父。

孩子的养父把信打开来匆匆看过。原来那是孩子在外面流浪时写回来認錯的信。他看了信，狠狠的把信一摔，大发雷霆的嚷道：

“坏傢伙！还写信回家来認錯！誰信你这些鬼話？”接着轉身向邮遞員說：“这封欠資信你跟他要欠資去，誰写信誰付錢！”

“这……”邮遞員望望孩子，迟疑着。

“我付！”黄輝荣看这人如此絕情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便掏出四分錢，遞給邮遞員，轉向孩子的养父，激动地說：

“既然你不愿意收留孩子，政府也决不能让孩子受到不人道的待遇，不能允許任何人虐待孩子！从今以后，孩子愿意到什么地方，由孩子自己来决定。你不担負教育孩子的責任，你也就沒有权利干涉他的亲生父母来教养他！”

他拉着孩子的手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个冷酷的人。

在人行道上，孩子紧握着黄輝荣的手，輕声地問：

“黄叔叔……上哪兒去呢？”

“找你亲媽媽去，她是真心爱你的！”

孩子放慢了脚步，低下头去，他猶疑了……

黄輝荣很了解孩子的心情，便蹲下身来，耐心的向孩子解释：

“不要恨你媽媽，應該恨旧社会；是旧社会使你爸爸媽媽沒法生活，才把你卖給人的。那时候不这样，一家大小都会活活的餓死！你要明白，阿才，你媽媽当时是沒有办法，不得已才卖掉你的，她也难过得很，后悔得很。阿才，你想



想看，你錯怪了你親生的媽媽啦！……”

孩子流着淚，站起來，默默地跟着黃輝榮繼續往前走……。

孩子的親生母親，做夢也沒想到，一位民警同志竟把自己日夜思念的兒子帶回到自己身邊來了。她熱淚滾滾，緊緊抓着孩子的手，不知說什麼好。當她轉身去廚房弄茶水的時候，黃輝榮對孩子說：

“瞧，你媽媽多愛你，她畢竟是你的親媽媽啊！”

接着，他又講了一個犯了錯誤的孩子怎樣變好的故事給阿才聽，並且鼓勵他今後要學好，要愛媽媽，愛祖國，做一個好孩子。黃輝榮的話真是語重心長，把這孩子的心打動了。他哭着撲到黃輝榮懷裡，抽噎着說：

“黃叔叔，我……以後……听……媽媽的……話……做……好孩子……”

分離十多年的母子終於消除了隔閡，團聚在一起了！黃輝榮心里的高興，簡直就象孩子的媽媽一樣。他告別了這母子倆，走在馬路上，腳步特別輕快，忘了連日奔跑的疲勞，就象要飛起來似的……。

春節終於來到了，在熙攘的花市上，黃輝榮又一次看見了阿才；這孩子穿的干淨整齊，帶着稚氣的脸龐泛着快活的

光彩，正在桃花架前选花。当他看见黄辉荣的时候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：“黄叔叔，你好！我跟妈妈买花，我要挑一枝好花送给妈妈！”

“好啊，不过要早点回家去，免得妈妈忧心啊！”

“嗯，买好我就回去。黄叔叔，来我家玩吧，妈妈常说请你来坐……。”

阿才现在是深深感到这世界的温暖了，他觉得生活在这世界上，就象生活在妈妈的怀里一样。啊，这世界是多么温柔啊，生活是多么美丽啊……。

拾回来的生命

黃偉經

1958年11月21日下午，一輛小汽車從廣州市區開到郊區市民政局育嬰院門前。從車里第一個出來的是廣州市西區公安分局局長劉延；他是特意到這裡來探望一個三歲多的小孩的。那小孩叫羅生，不是劉分局長的兒子，也不是他的親戚；那麼，他為什麼要特地來看這個小孩呢？這個小孩跟公安機關有什麼關係呢？原來這裡面有一段不尋常的故事。

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交通民警、共產黨員徐棠在長壽路一帶值勤；他剛來到洪壽一巷，就發現了一個小孩躺在街口的一張竹篋上。這小孩便是羅生（這是後來給他取的姓名）。他是誰家的孩子？為什麼躺在這裡？徐棠蹲下身子，親切地問起那小孩來。但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一聲不答。徐棠瞧了瞧他：小小的臉蛋又黃又黑，頭上生了幾個大瘡，兩只小眼睛布滿了眼屎，手和腳瘦的象兩对小鼓槌。徐棠又摸了摸他的額角，呀，正發着高熱！這時徐棠馬上請一位街道居民委員暫時幫忙維持交通秩序，隨即把小孩抱在懷里，飛也似的向西區公安分局奔去。



在分局里，罗生吃了退热散，高热很快就退了。这时，他的一双极不自然的眼睛引起了公安干部們的注意。他們小心地拨开他的眼帘，只見上面蒙着一层毫无光泽的白膜，不見眼珠。原来他的一对眼睛盲了！于是他們更加周到地料理这个盲童：一天几次給他洗头、洗眼、換衣服和喂他吃飯。他們想：“先把小孩照料好吧，不出几天他的父母就会来領他回去的。”

可是五天过去了，还不見罗生的亲属来認領。按照規定，公安机关只能收留迷童四天；过了这个期限，如果还无人来領，就應該把迷童送去育嬰院代为撫养。治安科決定把罗生送去市民政局育嬰院。把罗生送到育嬰院那天，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，发现他不仅雙眼失明，而且还有感冒等其他疾病。育嬰院負責人說：罗生的病会传染，又眼盲，他們不能收。当天罗生被送回了分局，但公安机关可不是育嬰院呀，罗生自然不能久住下去，怎么办？这时有人建議：把罗生送去盲人教养所。

当时，事务长張敏听到这个建議，很是着急。他想：“难道罗生的眼睛不能医治？如果能医，却把他送去盲人教养所，这不是眼看他变成終生残废？不行！我們那能見危不救！”于是他把小孩的情况反映給刘分局长，向他請示处理办法。

刘分局长是一位老共产党员。他听了張敏的彙报，即刻做出決定：“絕對不能把这孩子送去盲人教养所！目前育嬰院不收他，我們就把他送去医院医好了再送！”

但張敏又想，医他，完全对；不过医疗费哪里出？分局可沒有这项預算支出，社会福利費是由区人委民政科批准撥給的。他便問分局长：“如果民政科不同意报銷医疗费，怎

么办？”

“他們会同意报銷的。”刘分局长斬釘截鉄地說，“我們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！如果他們不能报銷，那我們自己向上級报銷去！你放心把小孩送去医就是了，一切由我們負責！”接着，他又問张敏：“現在我們每餐的菜錢是多少？”张敏回答他每餐一角。“那就让小孩每餐吃两角錢的菜。”刘分局长指示道，“尽量多买些猪肝、瘦肉、青菜給他吃。让他吃得_得好！”最后他还叮嘱张敏，一定要指定专人照料罗生，爭取早日把他的眼病和其他疾病治疗好。刘分局长果_断地决定，給医好罗生的眼病和其他疾病带来了希望。分局所有干部都在热情地关怀着这个不幸的盲童。每天，他們象父母兄

弟般照料着他，餐餐都让他吃到猪肝或鸡肝、魚、肉和青菜；他們还买了魚肝油丸，每天按时一粒一粒地喂他吃。此外，勤务員杜武周，陈毓祥还每天輪班照料他，給他洗換屎尿裤，抹身、洗脚，按約定時間送他到医院去看病……。



經過市第一人民醫院門診部医生的几次診疗，罗生的感冒和头上的几个大疮很快就好了。接着他們开始治疗他的眼睛。医生一再检查罗生的眼睛，断定他的眼

盲是由于缺乏营养和不善料理造成的。医生说，只要营养好，护理周到，他的右眼很快就可以复明；但医生对他的左眼能否治好，还没有把握。因为他左眼上的白膜已经很厚，视力已完全失去。这以后，在医生的治疗和分局同志的照料下，不过一个星期，罗生右眼的白膜消失了，重新获得了光明。但他们并不满足，大家都这样想：“既然右眼的白膜能除去，左眼也一定可以治疗好！”分局同志继续送他去医院医治。果然又一个星期后，罗生的左眼也开始能看见东西了！当两眼重放光明的罗生第一次拿起一册图画书来看的时候，分局全体同志——从分局长、科长到勤务员，是多么激动和兴奋啊！他们怎能不高兴呢？由于他们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对孩子高度负责的精神，盲童罗生终于摆脱了不见天日的命运。刘分局长这时说：“现在可以把罗生送育婴院去抚养了。”这一次育婴院立即收下了他。刘分局长亲自去探望罗生那天，刚好是他入育婴院后的一个半月。他这天穿着花衣蓝裤，一看见刘分局长就直扑前来，刘分局长双手把他抱到怀里，首先看他的眼睛。“啊，太好了！”刘分局长对着他那一双闪着光辉的眼睛，兴奋地叫了起来！接着，他抱起罗生，摸了摸他的身体，又笑着说：“胖得多啦！”

这时两位保育员走上前来向刘分局长介绍说：自罗



生入院以来，他一日三餐都吃得好，沒有再病过；他已經变得活泼多了，常拖着一对小木屐达达的到花园玩，还学会了搖木馬、捉迷藏和唱歌……。刘分局长一面傾听一面感激地点着头。临別时候，他請求她們今后多多照顧罗生。

小汽車回市区了，一路上刘分局长的脸上泛着欣慰的微笑，現在他可以完全放心了！他們拾回来的生命，正在育嬰院里幸福地成长着。